

《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注釋特色研究 —與唐代前《維摩經》注疏作對比》

林育民

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

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是《維摩經》現存三個漢譯本中，玄奘《說無垢稱經》的注疏。相較於中觀思想立場的僧肇、吉藏，以及如來藏思想立場的慧遠對於《維摩經》的注釋，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是一部從唯識學立場對《維摩經》進行注解的注疏。本論文主要討論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窺基唯識思想立場的建立，窺基賦予《說無垢稱經》唯識三性的方式，以及窺基唯識思想在注釋《說無垢稱經》上形成了有別於其他《維摩經》注疏的特色之探討。在此一研究方向上，論文就三個方面對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進行考察。第一、從玄談的部分對比慧遠、吉藏、窺基《維摩經》的注疏，從三者詮經思想、科判、經名、品名的看法，了解窺基如何在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建立唯識思想立場，以及所形成的注釋特色。第二、對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空義的注釋進行考察，了解窺基以什麼方式取代《說無垢稱經》原有的空義思想，賦予《說無垢稱經》空義三性的意涵，以及所形成的注釋特色。第三、對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佛性、心性染淨、菩薩斷煩惱的注釋進行考察，了解窺基唯識思想在注釋《維摩經》這些議題上，形成了那些有別於慧遠、吉藏注釋的特色內涵。以上三個方面考察的內涵與成果，分別論述於下：

在第三章〈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玄談中注釋立場之奠立〉中，討論窺基在注釋《說無垢稱經》上，其唯識思想的建立。在詮經思想上，相較於慧遠、吉藏分別以如來藏、中觀二諦思想建立起他注釋《維摩經》的立場，窺基藉由判教將《說無垢稱經》判在勝義皆空宗（中觀）與應理圓實宗（唯識）之下，並且在做為判教根據的三時教立場上，表達勝義皆空宗為不了義說，應理圓實宗為了義說，藉此建立起唯識思想詮釋經典的立場。另外，窺基亦藉由二諦（四重二諦）來注釋《維摩經》裡被窺基視為

是中觀二諦的空義，透過以二諦（四重二諦）注釋二諦方式，來為自身建立起注釋上的根據與立場，準備以三性注釋《說無垢稱經》。

而窺基在以唯識立場的二諦（四重二諦）來注釋《說無垢稱經》時，則有別於慧遠以如來藏真識心、吉藏以勝義諦解釋《維摩經》中的勝義法，形成了四種勝義的層次，也就是窺基在《維摩經》勝義的解釋上有四個層次的特色，即因緣、唯識、無相、真如四門這樣的一個注釋特色。

其次，在《維摩經》的科判上，有別於慧遠、吉藏以《維摩經》中自身的系統脈絡來進行科判，窺基以《瑜伽師地論·菩薩地》的境行果以及菩薩五學處的思想，重新架構了《說無垢稱經》的旨要，將《說無垢稱經》做為以三性為修行之道的菩薩修行實踐教法，以透過三性的觀修來達到對於空義的理解與佛果、淨土的完成。窺基這樣的科判方式，可能來自於唯識三性對於既有的法義賦予新的意義這樣的一種特性。而這樣的特性所形成的科判架構，則取代《維摩經》裡被窺基視為中觀二諦思想的架構，以及替代《維摩經》被以中觀二諦解釋的地位，建立起《說無垢稱經》唯識思想的立場。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科判上這樣的特色，這可說是窺基以唯識思想注釋《維摩經》所展現出來的一種的獨特性。

其次，在經名、品名內涵的理解上，窺基透過批評羅什經名、品名的翻譯，來建立玄奘譯本的正確性、權威性，並且採取《瑜伽師地論》的說法，提出新的解釋，來建立在其《維摩經》上唯識學的立場。另外，在這當中可以看到相較窺基根據《瑜伽師地論》來解釋經名是較屬於唯識系統方面的理解，慧遠、吉藏則根據龍樹《大智度論》來解釋經名則是比較屬於中觀系統方面的理解。在理解經名立場上這樣的差異，可說是窺基以唯識思想在注釋《說無垢稱經》上，所欲表達出在根本立場上與羅什譯

本注疏的不同。

其次，在科判與經名、品名的討論中，都可以看到《維摩經》中「不可思議解脫法」在窺基的注疏中，沒有形成像在慧遠、吉藏注疏那樣重要的地位。

以上從窺基在《說無垢稱經疏》玄談中判教、科判、經名、品名的論述，探討窺基在注釋《說無垢稱經》其唯識思想的建立中，已經可以看到窺基企圖將《說無垢稱經》給三性化、唯識化的傾向。

在第四章〈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空義注釋特色與注釋方式〉中，接續著上一章考察出窺基賦予《說無垢稱經》唯識學派三性的思想架構，並欲取代中觀在《維摩經》空義上的解釋地位的情形後，本章繼續就著窺基

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空義的注釋，探討窺基如何理解《維摩經》中的空義思想，如何賦予《維摩經》唯識學空義上的三性思想。對此，筆者從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空義「注釋特色」與「注釋方式」兩個面向來進行考察。此處就後者「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空義注釋方式」先說起，在考察中筆者得出三個面向的結論：

第一，以不了義、了義的方式賦予《維摩經》三性思想。窺基在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將《維摩經》判屬在第七宗勝義皆空宗（中觀）與第八宗應理圓實宗（唯識）二宗的教理下，因此形成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並陳空理義與應理義的注釋特色。橋本芳契先生在其研究中指出，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雖並陳空理義與應理義，但其所欲表達是應理義，並藉由此注釋方式來向中國宣揚唯識思想。筆者在此一看法上更以為，如果從窺基判攝《說無垢稱經》的三時教說來看，可以看到三時教所要表達的是唯識三性為了義教，中觀二諦為不了義教的立場。是故在這樣判教下所並陳空理義、應理義的方式，對窺基而言應該有兩層意涵，第一、就歷史的發展來看，中觀、唯識是存在大乘佛教發展中的兩個宗派，二者皆以闡揚空義為主，是故將闡揚空義思想的《說無垢稱經》判攝在其下，這是就歷史事實而言。第二、就窺基以及唯識學派而言，他們認為唯識學三性才是了義說，中觀二諦為不了義說。因此在並陳空理義、應理義一方面除了對是對歷史上學派發展事實的尊重外，另一方面更欲表現的是二者在不了義、了義上的差別。因此筆者以為窺基藉由並陳空理義、應理義的解經方式，是在運用不了義、了義的方式

來賦予《說無垢稱經》在空義上三性的意涵，來向中國宣揚唯識思想。

第二，通過合會玄奘、羅什譯文賦予《維摩經》三性思想。在對比僧肇、吉藏、慧遠的注釋之下，可以發現窺基對於羅什譯文的解釋，並非羅什之意。窺基往往是為成立其在玄奘譯文所成立的三性注釋，因此曲釋、批評羅什的譯文來符合玄奘譯文的意思，以成立其在玄奘譯文上所作的解釋。

第三，對玄奘譯文中「有、無」句等的詮解賦予《維摩經》三性思想。從上面曲釋羅什譯文的注釋中，又發現窺基特別會針對玄奘譯文中「有、無」並列這類的句子來闡發三性思想。窺基會選擇這類的經文是因為「有、無並存」而非一切法空是唯識學派三性在空義的立場，窺基正藉由玄奘譯文上「有、無」並列的句子，來闡發唯識三性空性之意。也因此這類的經文對於窺基而言，似乎有著聖言量的意味在。

其次，被窺基用來闡揚唯識三性之意的玄奘「有、無」句譯文中，和那些被窺基曲釋來成立三性的羅什譯文中，其內涵大抵上都與三解脫門有關。從窺基對於這些經文的注釋中，可以看到窺基在原始佛教以來三解脫門這樣的一種空觀的脈絡之下，透過唯識學派三性含攝諸法，賦予舊有諸法新義的特性，將《說無垢稱經》中所說的三解脫門賦予三性的意涵，以此來注解相同脈絡的經文，藉此轉換《說無垢稱經》空義的內涵。如此，便能解釋窺基為何在解釋某些經文上，會有著偏離原本經文字面的意涵，或者與羅什譯本及其注疏解釋相違的情形。

從以上三個面向的研究，可以看到窺基如何注釋《說無垢稱經》中的空義，和如何賦予《說無垢稱經》中空義上三性的思想，而進一步取代中觀所認為在《說無垢稱經》空義上二諦思想的架構以及取代空義的解釋權。此外，在窺基科判的研究上往往僅取窺基在《說無垢稱經疏·序品》中的論述，來說明唯識宗高於中觀宗思想的立場。然而從上面的討論來看，窺基在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的判教是結合著其欲賦予《說無垢稱經》空義三性的內涵，因此除了二宗的高下之外，其在解釋經文上所代表的上不了義、了義意用亦應被注意。

接著，在「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空義注釋特色」中，由於窺基將《說無垢稱經》視為是一本談論二諦的經典，在判教之下形成了空理義與應理

義並陳的注釋方式下，因此也造成窺基的注釋中二諦與三性的對論注釋特色，如空理義「諸法性空」與應理義「真如體有」相對，空理義「世俗諦有」與應理義「依他起有」相對、空理義「勝義諦空」與應理義「遍計所執空、圓成實空」等相對的情形。學者在提及中觀與唯識在空、有論諍的情形時，往往只能從保存於藏傳佛教文獻中的資料得知，或者從少數中國高僧大德的傳記資料，或片面性的記載來作了解。現在在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裡完整地展現了二諦與三性對論的情形，對於中觀與唯識交涉的研究而言，可以說有著相當珍貴的史料價值。

不過雖說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有著二諦與三性交涉情形，但比起藏傳佛典中清辨在《中觀心論》、《般若燈論》中指出唯識三性主張缺失的那種評破方式，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則僅是並陳中觀、唯識二義，透過以不了義、了義的方式來顯示唯識三性在空義上為了義教。而筆者以為窺基的這種方式，亦可視為一種表現空有論諍的方式。也就是透過不了義、了義的方式，使三性取代了原來二諦的解釋脈絡。換句話說，雖無論破，但在不了義、了義並陳之下，窺基將《說無垢稱經》的空義全面予以三性化，此即窺基空、有論諍的方式。

在第五章〈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中染、淨法區分的注釋特色〉中，從三個方面來討論窺基疏中染、淨法區分這一特色。首先在佛性的注釋上，窺基對於《說無垢稱經·菩提分品》中「一切生死煩惱種性是如來種性」¹之經文，以有漏、無漏、有為、無為來清楚地區分「煩惱種性」

為「有漏不善法」，「佛種性」為「無漏無為法」，釐清二者之間法相上的位置，不使混淆，並且解釋煩惱種性被稱為佛種性的原因，以解釋該經文的意涵。

另外，窺基透過對《勝鬘經》、《楞伽經》中如來藏的思想詮釋，將唯識學派成佛的無漏種子置入如來藏佛性的系統理，完成其在成佛上五種種性立場思想體系的佛性論。窺基在《維摩經》中這一佛性注釋，相當有著唯識法相思想特色。然而此一佛性架構雖有著嚴格的法相體系，但亦有著某種程度矛盾在。

其次，在《維摩經》中心性染淨的注釋上，有別慧遠、吉藏一貫地「法性心」的解釋，窺基則還有「因緣心」的解釋在。這一「因緣心」的注釋特色，來自於窺基唯識思想對於染、淨

法升起看法的立場。從上面窺基佛性的注釋中有漏、無漏的區分，以及此處「法性心」「因緣心」的來看，相較於慧遠、吉藏的注釋而言，窺基的注釋透顯出其對於《維摩經》經文內涵上特別有著染、淨法區分的特色。

最後，對羅什譯本中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」²的經文，窺基根據玄奘「不捨生死而無煩惱，雖證涅槃而無所住」³，予以留惑潤生來解釋菩薩已斷除煩惱，證空卻不住涅槃的解釋，將吉藏注釋所說的那種「煩惱即涅槃」的經文意涵，進行染、淨上的區分。再者，在面對羅什「不滅癡愛，起於明脫」⁴的譯文，以及玄奘「不滅無明并諸有愛，而起慧明及以解脫」⁵相同意思的譯文，窺基仍未將經文解釋為「無明即解脫」的意思，仍認為菩薩斷煩惱才起無漏智，才達成解脫，只是菩薩為順化眾生，未滅盡無明、有愛，留惑潤生，亦表現了窺基試圖在這樣的經文上去釐清無明與解脫之間染、淨上的關係。從窺基面對玄奘這一個譯文的注釋來看，窺基對於染、淨法區分的注釋除了是來自唯識思想外，更顯現出窺基對於《維摩經》中這類的經文有一種獨特的反思存在。

以上為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作為唐代以前《維摩經》注疏之一，其所開展出來的注釋特色與注釋方式。

- 1 唐·玄奘譯，《說無垢稱經·菩提分品》，(T14, no. 476, p. 575, c19-20)。
- 2 姚秦·鳩摩羅什譯，《維摩詰所說經·弟子品》，(T14, no. 475, p. 539, c25)。
- 3 《說無垢稱經·聲聞品》，(T14, no. 476, p. 561, b18-19)。
- 4 《維摩詰所說經·弟子品》，(14, no. 475, p. 540, b24-25)。
- 5 《說無垢稱經·聲聞品》，(T14, no. 476, p. 562, b9-10)。